

卷121
673
部五:42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五



兼襄鄱大陽荆雷馬戲音端之臨許貴孤主與可著以雲

望樂考十八貴舞左故大陰以脈宗賦二至脈和翠四

燕舞樂舞以脈五校門堂奏故於舞左舞舞中以祭四

魏武帝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杜夔時舞師馮肅曉知先

代諸舞使夔總之始設軒懸復先代古樂舞四九之樂

文帝受禪改漢安世樂為正世嘉至樂為迎靈昭容樂

為昭業漢巴渝舞為昭武雲翹舞為鳳翔育命舞為靈

應武德舞為武頌文始舞為大韶五行舞為大武明帝

太和初詔議廟樂改大予樂為大樂大樂漢舊名也太祖武皇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五 樂十八

一

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烈祖皇帝樂曰章斌之舞凡此三舞天地宗廟薦享及朝饗用之總名大鈞之樂也王肅等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高皇大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當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以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猶周存六代之樂也故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大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守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二至祀邱澤可兼舞四代又漢雲翹育命之舞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園丘育命祀方澤卒如肅議亦近古盛制也

鞞舞 未詳所起然漢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熲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晉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郊祀明堂權用魏樂而改樂章繼而命荀勗領其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之舞羽籥舞曰宣文之舞咸寧初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廢宣武宣文之舞同用正德大豫之舞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磬

勗薨復詔其子藩修定以施郊廟

犖舞 漢曲至晉加以柶謂之世寧舞也張衡舞賦云

歷七犖而蹤躡王粲釋云七犖陳於廣庭顏延之云遞

間開於犖扇鮑昭云七犖起長袖皆以七犖為舞也干

寶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犖反

覆之 至危之象言晉代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 至宋改為宋世寧齊改為

齊代昌唐謂之犖舞隸清樂部中

白紵舞 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

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

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 漢曲也晉鞞舞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

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其舞故常二八桓元即真

太樂遣眾伎尚書殿中郎裴明子啓增八佾相承不復

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鞞梁謂之鞞

扇舞也幡舞扇舞後並亡

宋武帝紹晉衰亂之後改正德舞為前舞大豫舞為後

舞文帝元嘉中令奚縱參議宗廟舞事會軍興而寢至

孝武有司奏宋承晉氏未有稱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

於是前舞為凱容之舞後舞為宣烈之舞既而建平王

宏又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故以正德為宣化

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郊廟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何承天三代樂序稱正德大豫舞蓋出三代容樂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然不知二舞乃出宣舞宣文魏大武三舞也宣舞魏韶舞也宣文魏武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舞五行爲大武凱容舞執籥秉翟則魏武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有干戚牟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舞也由是言之何承天之論未爲知樂者也明帝又自改鞞舞曲歌辭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之殿庭順帝昇明中王僧虔以爲乖於雅體何其知言邪

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太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卽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

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八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二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輒減一人近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五齊武帝祠南郊初獻奏文德宣烈之舞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明堂之樂並同二郊之奏宗廟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奏穆德凱容之樂高祖奏明德凱容之舞十四蘇其義外三齊永明中釋寶月爲太樂令鄭義秦論曰笛飾以旄籥

飾以羽今笛籥並用羽舊制進賢冠幘不簪筆朱衣襖服中側皂緣曲領白布袷複舄義秦乃改簪筆笛籥同用竹朱漆籥三孔笛一頭五色毘籥兩頭葆羽毘著馮皮履梁武帝辨之曰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筆笏以記事受言舞者何事簪筆邪狀國語於王肅疏於夜梁室肇有天下在昉宗王肅之議凡郊廟備六代之樂武帝非之以爲仲尼晏朝之意於是不備宮架不徧舞六代至於郊廟及三朝設架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至恭所應施用而已何其率邪故其命武舞爲大壯文舞爲太觀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

鍾取陰始化也明堂宗廟舞奏蕤賓取恭名陰主之義也三期則大壯奏夷則大觀奏姑洗取其月王也被謂魏晉以降不應以巴渝夷狄之舞雜周舞真篤論歟梁武帝時太常在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况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信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

堂之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纁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故兼之而不用濩者濩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海之祭而不徧舞者何夫祭尚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則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跋被義反倚乙利反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于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

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顏宴饗猶舞
六代不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若依肅議用六代樂者
郊堂既有迎神之樂又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律繼以
出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乖仲尼躔晏朝之旨
若三獻禮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
陳武帝宗祀朝饗並遵梁制武舞奏大壯夷則作夾鍾
參應之七月金始王取其剛斷也文舞奏大觀姑洗作
應鍾參應之三月萬物必榮取其布惠也文帝天禧五
年詔劉平張崖定二郊明堂儀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
以韶爲名更舞七德之舞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縣

東繼舞九敘之舞工執羽籥

後魏道武帝定中山獲其樂縣自制樂舞追尊祖考諸
帝樂用八佾奏皇始之舞冬至祭天於南郊圜丘樂用
皇矣奏雲和之舞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
大武之舞及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平涼州得其伶人器
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府
文帝時公孫崇典知樂章嘗言於帝曰樂府先傳正聲
有王夏登歌鹿鳴之屬而有文始五行勺舞及太祖初
興所制皇始之舞又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凡七舞用
之郊廟中京造次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皇魏

四祖三宗之樂宜有表章帝乃詔劉芳更定文武二舞
始於大饗用之後祖瑩等建言請以韶舞爲崇德武舞
爲章烈總名曰嘉成詔可其議特準古六代之樂易嘉
成爲大成然赫連昌涼州悅般國之樂吳夷東夷西戎
之舞並列之太樂是不知先王之時夷樂作於國門右
辟之說也又郊禘數昌遠古舞樂平京賦皆其命人器
北齊之舞作覆燾以享天地之神作恢祚以獻高祖武
帝之室宣政以獻文襄之室光大以獻文宣之室朝饗
用文武之舞咸有階步其雜樂歌舞之伎自襄以來皆
所樂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甚無足紀焉

後周武帝初造山雲之舞又定大夏大漢大武正德武
德以備六代之樂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朝會並用之
然不制神室之舞非古人所以象德昭功之意也宋書
城舞後周武帝平齊作永安樂行列方正象城郭謂
之城舞用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
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致猶作羌胡狀謂不用衣而
隋文帝平陳之後盡得宋齊舊樂更詔牛宏等定文武
之舞辨器服之異又準樂記象德擬功初來就位總于
而山立思君道之難也發揚蹈厲威而不殘也武亂皆
坐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

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
闡太平文武曰不用象功德直象事可也近代舞出入
皆作樂謂之階步咸用肆夏周官所謂出入奏鐘鼓是
也並依定焉梁帝罷之不知經之過也魏晉以來有不
俞駑俞及諸儒導引之類既非正典悉罷不用亦可謂
治古之舉也其後定令置七部樂而牛宏又請存鞞鐸
中拂四舞與新伎並陳宴會同設於西涼前奏之帝曰
音聲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捉鞞拂爾牛宏當
世儒宗而措論如是抑何不知先王雅樂之甚哉
隋文舞工六十四並黑介冠進賢冠絳紗連裳白內單

皂褱領襪裙革帶烏皮履十六工執嬰十六工執帔十
六工執旄十六工執羽左手皆執籥二工執燾引前左
舞員外衣冠亦如之武舞工六十四並服武弁朱繡衣
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玉戚二工執旌居前二工
執鼗二工執鐸金鐸二四工舉二工作二工執鏡二工
執相在左二工執雅在右各一工作焉自旌以下夾引
武舞者在舞員外衣冠亦如之然朱干玉戚古天子之
舞也舞工以之不亦過乎

唐高祖時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
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與執燾而引者二人皆

委貌冠黑素絳領廣褭白絳革帶烏皮鞋武舞左干右
戚執旌居前者二人執鼗執鐸皆二人金罇二輿者四
人奏者二人執饒二人執相在左執雅在右皆二人夾
導服平冕餘同文舞朝會則武弁平巾幘廣褭金甲豹
文絳烏皮鞋執干戚夾導皆同郊廟凡初獻作文舞之
舞亞獻終獻作武舞之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
各用其廟之舞禘祫遷廟之主合食則舞亦如之儀鳳
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定凱安舞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
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平五
變象獫狁伏從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初太宗時

詔祕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
六廟樂曲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略
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
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
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
雲之舞元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
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
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
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闕而
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

三日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鵠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

右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太常卿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盡陛下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願圖其狀以識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槩而已若備寫擒獲今將相有嘗爲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爲也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螭帶烏皮鞞三人執旌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

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
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襖漆髻屣履而舞
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享祀
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曳履執紼服袴褶童承冠如故
武舞用神功破陣樂衣甲持戟執纛者被金甲八佾加
簫笛歌鼓列坐縣南若舞卽與宮縣合奏其宴樂二舞
仍別設焉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八人衣畫
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圭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
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大禱享皆用
之至上元三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又曰

神功破陣樂不入雅樂功成慶善樂不可降神亦皆罷
而郊廟用治康凱安如故儀鳳二年太常卿韋萬石奏
請作上元舞兼奏破陣慶善二舞而破陣樂五十二編
著於雅樂者二編慶善樂五十編著於雅樂者一編上
元舞二十九編皆著於雅樂又曰雲門大咸大磬大夏
古文舞也大濩大武古武舞也爲國家者揖讓得天下
則先奏文舞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神功破陣樂有
武事之象功成慶善樂有文事之象用二舞請先奏神
功破陣樂初朝會常奏破陣舞高宗卽位不忍觀之乃
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舞所以宣揚

祖宗盛烈以示後世自陛下卽位寢而不作者久矣禮天子親總于戚以舞先祖之樂今破陣樂久廢羣下無所稱述非所以發孝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歎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羣臣皆稱萬歲然遇饗燕奏二樂天子必避位坐者皆與太常博士裴守真以爲奏二舞時天子不宜起立詔從之及高宗崩改治康舞曰化康以避諱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自後復用隋文舞武舞而已

開元元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言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敢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隋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取品子年二十以下顏容修正者爲之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科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五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

北方是知五方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
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
器裊禡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
持皂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
衣服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襟袖又
以樂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以
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
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
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

大定舞 本出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
槊歌云八弦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

聖壽舞 唐高宗武后作舞用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

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
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之字然先王作樂有六變
而止者有八變而止者有九變而止者未聞十六變也
不亦失大樂必易之意邪

光聖舞 唐明皇作舞者八十人烏冠五采畫衣兼以
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也

讌樂舞 唐張文收所造也舞工三十人緋綾爲袍縵

布爲袴又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善舞四人承天舞四人樂用玉磬二格大方饗二格撈箏筑臥箏篪大箏篪小箏篪大琵琶小琵琶大五絃琵琶小五絃琵琶吹葉大笙小笙大箏篪小箏篪大簫小簫正銅鈸和銅鈸長笛短笛楷鼓連鼓靴鼓桴鼓各一工歌二開元以後並亡唯景雲舞僅存爾

長壽舞 武后長壽年所制舞者十有二人衣冠皆畫天授舞 武后天授年所制舞者四人畫衣五采鳳冠萬歲舞 鳥歌萬歲樂舞唐武太后所造也當是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故爲樂以象之舞者三人

緋大袖並畫鸚鵡冠作鳥像嶺南有鳥似鸚鵡稍大乍視不可辨久養之能言南人謂之吉了亦云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漢書武帝紀書南越獻能言鳥豈謂此邪北方常言鸚鵡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

龍池舞 唐明皇所作初帝在藩邸居龍慶坊坊之南忽變爲池望氣者異焉中宗末年汎舟池中及卽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故爲此樂以歌其祥舞者十有二人爲列服五色紗雲衣芙蓉冠無憂履四工執蓮花以引舞一奏而五疊

小破陣樂舞 唐明皇造舞者四人金甲胄蓋生於立部伎也 唐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犖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爲之各高丈餘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之狀五師子各放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以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狀 唐德宗造舞因成八卦仲春麟德殿會百僚觀新樂詩且敘其舞曰朕以仲春之首紀爲令節聽政之暇韻於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舞

六合還淳舞 唐調露二年上御洛城南樓賜太常奏

六合還淳之舞

順聖舞 昔于司空頓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於中央幕客韋授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觀其言雖詼諧然亦不爲無味矣豈古所謂譎諫邪

承天舞 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銅帶

聖主回鑾舞 唐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師同州刺史蘇環進聖主還京樂舞上御行宮樓觀之賜以束帛令編之樂府

一戎大定舞 唐龍朔元年上召李勣阿史那上官儀等宴於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樂皆親征遼東形容用武之象也 神宮大樂舞 唐武后長壽中親享萬象神宮因制此舞用舞者九百人作之神宮之庭焉

霓裳舞 唐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太常卿馮定總樂工閱之於庭端凝若植文宗乃召升階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因錫禁中瑞錦令錄所著古體詩以獻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邪自兵亂以來霓裳羽衣曲其音遂絕

江南僞主李煜樂工曹者素善琵琶因按譜得其聲煜后周氏亦善音律又自變易徐鉉問曹曰法曲本緩而此聲太急何也曹曰宮中人易之議者以爲非吉祥也後歲餘而周氏卒矣

景雲舞 舞者八人花錦爲袍五綾爲袴綠雲冠黑皮鞞

坐部舞 立部舞 唐安樂太平破陣慶善大定上元聖壽光聖等舞皆雷大鼓雜以龜茲之樂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舞獨用西涼樂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更其衣冠合之鍾石別享郊廟以破陣爲七德之武舞慶

善爲九功之文舞自武后僭亂毀唐宗廟斯禮竟廢矣
安樂等八舞皆立奏之樂府謂之立部伎也自長壽天
授烏歌萬歲龍池小破陣等舞皆同龜茲樂舞人皆穿
皮鞞惟龍池舞備用雅樂而無鍾石舞躡履譙樂等六
舞皆坐奏之樂府謂之坐部伎也唐之雅樂其雜夷蠻
之制如此然則卒致胡籬之禍者有以也夫

傾盃舞 唐明皇常令教舞馬百駟分爲左右部時塞
外亦以善馬來貢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
以文繡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
凡數十疊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
上忭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樂工數十環立
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妙齡姿美者充之每遇千
秋節大宴勤政樓奏立坐二部伎畢則自內廐引出舞
之其後明皇幸蜀而舞馬散在民間祿山頗心愛之自
是以數十匹置之范陽後爲田承嗣所得而雜於戰馬
置之外棧旣而軍中饗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廝養輩
謂其爲妖擁篲以擊之馬立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尚
存故態廐吏遽以爲怪白承嗣箠之終斃於櫪下惜哉
由是觀之山海經述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
代馬穆天子傳有馬舞之舞亦信有之矣

軟舞 唐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
女郎也然舞容有大垂手有小垂手或像驚鴻或如飛
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然則軟舞蓋出體之自然
非此類歟 唐教坊樂垂手羅迴陂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
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阿遼柘枝黃章拂林大渭
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故健舞曲有大杆阿連柘枝
劍氣胡旋胡勝軟舞有舞州蘇合香拙枝團亂旋甘州
焉 唐咸通中伶人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囀喉爲新
歎舞

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
時同昌公主喪除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爲歎
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
終樂闋珠翠覆地調語悽惻聞者流涕懿宗嘗厚賜之
時宰相曹確屢論之不納至僖宗朝卒爲崔彥昭所奏
死於嶺表豈得放鄭遠佞之意邪

杜氏通典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僊
僊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
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以來
尤重以舞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

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鍾石
施於廟庭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
昭又有鶴舞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今翔
麟鳳苑廐有蹠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朝會用樂

五則兼奏之

梁太祖開平初造崇德之舞以祀昊天開平之舞以享
宗廟然廟有四室室爲一舞一室曰大合之舞二室曰
象功之舞三室曰來儀之舞四室曰昭德之舞後

後唐依前制獨宗廟四室別立舞名懿宗用昭德之舞
獻祖用文明之舞太祖用應天之舞昭宗用永平之舞

莊宗用武成之舞明宗用雍熙之舞

晉高祖初詔崔悅等制定樂舞悅等講求唐制盡復其
器服工員改文曰昭德之舞武曰成功之武始爲大會
陳之並推取教坊諸工以備行列屈信俯仰頗有儀度
其後太常更自廣募工員多出市人閱習未幾而元會
朝饗遂用寺工以陳於廷進退無旅而歌如虞殯當時
識者觀之知晉之將亡兆於此矣

漢高祖卽位之初太常張昭進言唐有治康凱安七德
九功四舞不可廢罷宜更名號示不相襲也故治康曰
治安之舞凱安曰振德之舞九功曰觀象之舞七德曰

講功之舞治安振德用之郊廟觀象講功施之燕享又
宗廟四室室別名舞一室曰靈長之舞二室曰積善之
舞三室曰顯仁之舞四室曰章慶之舞未幾高祖廟有
司上觀德之舞云

周廣順初太常卿邊蔚奏改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
善勝之舞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宗廟樂
舞信祖廟舞肅雍之舞信祖廟舞章德之舞義祖廟舞
善慶之舞慶祖廟舞觀成之舞太祖廟舞明德之舞世
宗廟舞定功之舞

文德之舞象成舞爲武功之舞權籍教坊及開封府樂
戶子弟充之冠服用唐舊制而已
太祖皇帝乾元殿朝羣臣更詣大明殿上壽詔用文德
武功之舞然郊廟殿廷同制其容綴未稱朝廷揖遜之
意故和峴建言宜先奏文舞焉殿廷所用文舞宜爲盛
德升聞之舞取舜受堯禪元德升聞之義也舞工用百
二十人八佾之數判爲八列列十六工皆著履執拂服
袴褶冠進賢二工執五采纛引之文容變數畧倣舊儀
次奏武舞宜爲天下大定之舞取武王一戎衣而天下
大定之義也舞工亦準文舞之數被金甲持戟二工執

五色旗引之一變象六師舉二變象上黨平三變象維揚定四變象荆湖復五變象印蜀來六變象師還振旅至於鏡鐸雅相罇鼓并舞舞工冠服仍舊而已太宗淳化中峴弟蒙復奏昔改殿廷二舞以光太祖功烈今亦應更定舞名其舊用盛德升聞宜更名化成天下之舞取易稱化成天下之義也天下大定更名威加海內之舞取漢高祖爲威加海內之歌也蓋其舞亦六變焉一變象講武二變象漳泉歸三變象杭越朝四變象殄并汾五變象清銀夏六變象兵還振旅每變樂一曲而已詔從之和峴弟兄可謂善因時而造者哉又開挂佩樂

真宗又詔殿廷二舞復用乾德舊名祥符中崇奉玉清昭應宮等諸祠每乘輿薦獻並作備樂別號文舞曰發祥流慶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又因太宗裁萬國朝天之曲造同和之舞裁平晉之曲造定功之舞郊廟並奏之天聖中孫奭進言太常雅樂郊廟酌獻上用登歌不作文舞亞獻又不作武舞止奏正安而已於是劉筠等議自是宗廟酌獻復用文舞武舞工先入以須亞獻而亞獻終獻並舞正安之曲郊祀天地與宗廟既異廟室各有稱頌功德故文舞迎神之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泛齊惟登

歌奏禧安之樂而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焉明
道中冬至皇帝率羣臣於文德殿莊獻明肅皇太后行
上壽之禮設宮縣進厚德無疆之文舞四海會同之武
舞各三變而罷南河橋與用文舞九變上武人以奠亞
宋祖宗廟室樂舞之名 大信祖室曰大善之舞順祖室
曰大寧之舞翼祖室曰大順之舞宣祖室曰大慶之舞
太祖室曰太定之舞太宗室曰天盛之舞真宗室曰大
明之舞仁宗室曰大仁之舞英宗室曰大英之舞神宗
室曰大成之舞諸后之室凡行酌獻之禮孝惠孝章位
同奏大統之曲淑德位奏大昌之曲章懷位奏大治之

曲自餘隨帝室所奏云

陳氏樂書曰竊觀祖宗之室曲異之舞至於后室
一用文德之舞而武舞不用焉豈非感於先儒婦
人無武事之說邪春秋書初獻六羽非無武舞也
特舉羽以見于耳如曰不然闕宮祀姜嫄之詩何
以美萬舞洋洋乎古人亦常振萬於文夫人之側
亦足考信矣方今誠於諸后之室并奏文武之舞
以娛樂神靈以形容德美真曠代甚盛之舉而不
失先王之制也

又曰周人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司樂又舞

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賤者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顏色和身體修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郊廟舞工不合古制趙慎言奏議隋代猶以品子爲之號二舞郎唐興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質修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開日得習六樂學五禮滿十歲量文

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爲備制也聖朝舞郎之制尚仍唐舊誠推慎言之法輔之以課試勸沮之方以之饗郊廟接神祇未有不降格而來饗矣今日不得不爲之留意也

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鄴綴各六十四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

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
三成覆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
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
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
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肅翳之謂
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
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錙二四工舉
二工執獨執饒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夾引舞者
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
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鄼綴總干正立安位堂上長

歌以咏歎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
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錙和
之以金鐻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
厲爲猛賁遶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
擊一刺爲一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
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堂卻
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
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
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
鼗擊鼓和以金錙廢鐻鳴饒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

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
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
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
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
右執戈

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三朝二舞
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
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適速之狀再
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回身向

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
面相向立干戈各直腰再鼓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
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持戈在腰爲進旅再鼓各相
擊刺再鼓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爲退旅再鼓皆正立蹲
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
作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起收其干戈爲克捷之象再
鼓正立遇節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鼓皆舞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正面作再鼓各轉身向裏相擊刺足
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
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爲賁速之狀再鼓皆

併入行以八爲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同易
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
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
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
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整干戈以象登臺講武
再鼓皆擊刺於東南再鼓皆案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
象漳泉奉土再鼓皆擊刺於正南再鼓皆按盾舉戈南
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鼓皆舞一步正立再鼓皆擊
刺於西北再鼓皆案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
汾再鼓皆擊刺於正西再鼓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

象肅清銀夏再鼓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
起再鼓皆置干戈於地西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舉皆
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鼓皆就拜收其干戈起
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卽止以象兵還振旅文舞曰
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
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
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
蹲再鼓皆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初辭合手自上
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出爲再辭再鼓
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合手蹲

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俛身相顧初謙合手當
躬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爲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
手爲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
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再鼓皆稍前相揖
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正
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向再鼓皆卻身爲初辭再鼓
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
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向再鼓皆顧爲初謙
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節樂
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向

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鼓皆
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向再鼓皆卻身初
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
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向再鼓皆相顧初謙再鼓皆再謙再
鼓皆三謙躬而受之正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表器及
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沂按閱以謂
節奏詳備自是朝會則用之

徽宗政和二年議禮局上親祠二舞之制

詳見樂懸門

高宗紹興十三年詔討論郊廟樂舞僖祖廟用基命之
樂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

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
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曰大
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瑞慶皆以
無射宮奏之詳見樂制門

寧宗即位孝宗廟奏用大倫之樂舞光宗廟奏用大和
之樂舞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五

鄱陽馬端臨平貴翁與外著

樂考十九

俗部樂 女樂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
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
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
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
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
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音逐時遷而古制

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
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
亡亂而所存蓋少隋室以來日益淪缺隋開皇時初定
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
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即禮也又
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其後牛
宏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並陳因稱四舞漢魏
以來並施於宴饗鞞舞漢巴渝舞也鐸舞傳元代魏離
云振鐸鳴金成公綏賦云鞞鐸舞庭
入音並陳是也拂舞即吳舞白
符鳩是也巾舞者公莫舞是也平陳後並在宴會與雜
伎同設於西涼前奏之帝曰其音聲節奏及舞悉宜依

舊惟舞人不須捉鞞拂等煬帝大業中定清樂西涼龜
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衣
創造成大備於茲二舞各四人正代隋于高文翰
唐高祖即位仍隋制設九部樂燕樂伎樂工舞人無變
者清商伎者隋清樂也有編鐘編磬獨弦琴擊琴瑟秦
琵琶臥箜篌筑箏節鼓皆一笙笛簫篪方響槃鞞皆二
歌二人吹葉人舞者四人并習巴渝舞西涼伎有編鐘
編磬皆一彈箏搗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觥
篋小觥篋笛橫笛腰鼓齊鼓檐鼓皆一銅鈸二具一白
舞一人方舞四人天竺伎有銅鼓羯鼓都曇鼓毛員鼓

膚篳篥橫笛鳳首箜篌琵琶五弦具皆一銅鈸二舞者二人高麗伎有彈箏搗箏鳳首箜篌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以蛇皮爲槽厚寸餘有鱗甲楸木爲面象牙爲捍撥畫國王形又有五弦義觜笛笙葫蘆笙簫小膚篳篥桃皮膚篳腰鼓齊鼓龜頭鼓鐵板具大膚篳胡旋舞舞者立毬上旋轉如風龜茲伎有彈箏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笙簫膚篳答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鷄婁鼓腰鼓齊鼓檐鼓具皆一銅鈸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五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袂謂之師子郎安國伎有豎箜篌琵琶五弦橫笛簫膚篳

正鼓和鼓銅鈸皆一舞者二人疎勒伎有豎箜篌琵琶五弦簫橫笛膚篳答臘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雞婁鼓皆一舞者二人康國伎有正鼓和鼓皆一笛銅鈸皆二舞者二人工人之服皆從其國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曰禮畢太宗時命削去之其後遂亡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諡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其曲有散華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器有笙笛簫篳鈴槃鞞腰鼓等七鐘三懸爲一部工人二十二二人旣平高昌收其樂有豎箜篌銅角

一琵琶五弦橫笛簫簪篋答臘鼓腰鼓雞婁鼓羯鼓皆
二人工人布巾袷袍錦襟金銅帶畫袴舞者二人黃袍
裏練襦五色條帶金銅耳璫赤鞵自是初有十部樂其
後因內宴詔長孫無忌製傾盃曲魏徵製樂社樂曲虞
世南製英雄樂曲帝之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
征高麗死於道頗哀惜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四曲皆
宮調也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舊以木撥彈樂工
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撈琵琶高宗卽
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爲景雲河清歌亦名
燕樂有玉磬方響撈箏筑臥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

大小五弦吹葉大小笙大小簫簪銅鈸長笛尺八短
笛皆一毛員鼓連鞞鼓桴鼓具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
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鞵舞者二十人分四部一景雲舞
二慶善舞三破陣舞四承天舞景雲樂舞八人五色雲
冠錦袍五色袴金銅帶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袴破陣
樂舞四人綾袍絳袴承天樂舞四人進德冠紫袍白袴
景雲舞元會第一奏之高宗以琴曲寢絕雖有傳者復
失宮商今有司修習太常丞呂才上言舜彈五弦之琴
歌南風之詩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今以御雪詩爲
白雪歌古今奏正曲復有送聲君唱臣和之義以羣臣

所和詩十六韻爲送聲其節帝善之乃命太常著於樂府才復撰琴歌白雪等曲帝亦製歌詞十六皆著樂府帝將伐高麗燕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新征用武之勢名曰一戎大定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采甲持槩而舞歌者和之曰八弦同軌樂象高麗平而天下大定也及遼東平行軍大總管李勣作夷美賓之曲以獻調露二年幸洛陽城南樓宴羣臣太常奏六合還淳之舞其容制不傳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後也於是命樂工製道調

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

至唐更曰部當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爲七宮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爲七商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爲七角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鍾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爲度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鍾調乃應夾鍾之律燕設用之絲有琵琶五弦箜篌箏竹有麇策簫笛匏有笙革有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土

則附革而爲鞀木有拍板方響以體金應石而備八音
倍四本屬清樂形類雅音而曲出於胡部復有銀字之
名中管之格皆前代應律之器也後人失其傳而更以
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流於雅樂周隋管弦雜曲數百
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猶傳楚漢舊
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
缺存者纔三十六曲其後傳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
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巴渝漢高祖命工人
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舞曲也鐸舞漢
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曲也前溪

晉車騎將軍沈琬作也團扇晉王炯歌也懊儂晉隆安
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廡作也丁督護晉宋
間曲也讀曲宋人爲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
王義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作也襄
陽宋隋王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
帝作也楊叛北齊歌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
曲也三洲商人歌也採桑三洲曲所作也玉樹後庭花
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
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嘯等曲其聲與其辭皆訛失
十不傳其一二蓋唐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雜用於燕

樂其他諸曲出於一時之作雖非純雅尙不至於淫放
武后之禍繼以中宗昏亂固無足言者與其禍習時
教坊自唐武德以來置署在禁門內開元後其人寢多
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享則用教坊諸
部樂前代有讌樂清樂散樂隸太常後稍歸教坊梁周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元宗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
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
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
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選伎女
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

爲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夔善三繼者因之坐清對六
致堂胡氏曰元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
平樂而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爲也
善樂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元宗之亡也直坐好樂
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二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
豳之回亞聖之資問爲邦於孔子孔子旣語以四代之
元宗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
尙當戒此况元宗處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
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忒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
是昧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

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
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
免於移其志意况元宗東人之質乎因之責務
元宗時分樂爲立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
謂之坐部伎太常閑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
者乃習雅樂立部八舞安舞三太垂樂三破陣樂四慶
善樂五大定樂六土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安舞太
平樂周隋遺音也破陣樂以下用大鼓雜以龜茲樂其
聲震厲太定樂又加金鉦慶善樂專用西涼樂聲頗閑
雜每享郊廟則破陣土元慶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

一燕樂二長壽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五龍池樂六
小破陣樂天授鳥歌皆武后作也天授年名鳥歌者有
鳥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自長壽樂以下用龜茲舞唯
龍池樂則否

明皇開元中宜春院伎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
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搗彈家內人帶魚宮人則否每勤
政樓大會樓下出隊宜春人少則以雲韶足之帶初幕
皆純色縵衣至第二疊悉萃塲中卽從領上褫籠衫懷
之次第而出繞聚者數匝以容其更衣然後分隊觀者
俄見藻繡爛然莫不驚異凡內伎出舞教坊諸工唯舞

伊州五天二曲餘曲盡使內人舞之

文宗時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唐舊制承平無事三二歲必於盛春殿內錫宴宰相及百辟備韶濩九奏之樂設魚龍曼延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宣宗天賦聰哲於音律特妙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日出數十百輩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步俯仰皆合規矩于然有唐堯之風焉有曰葱西女士踏歌隊者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爲唐民也有曰霓裳曲者

率皆執幡節被羽服態度凝澹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如是者數十曲皆理世之聲教坊伎兒輩遂寫其曲奏於外自是往往流傳民間然錫宴宰輔百辟至於連日抵暮是不知詩人在宗載考之意也以禁中女伶連袂歌怨以盡臣下之歡豈不幾於君臣相謔邪唐之所以衰亂不振者彼誠有以召之也可不戒哉宋朝循舊制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荆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一十六人

江南有坐

部至是不用

平太原得一十九人餘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

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之精者皆在

籍中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座宰相進酒

次并翰林使進庭中吹簫箏以眾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坐宰

相飲作傾盃樂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

立於席後凡舉御酒皆然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

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皆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

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

外蹈詠之情初致辭羣臣皆起聽辭畢再拜第七合奏

大曲第八合奏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

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

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二楚楚鞠第十三皇

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

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

七奏鼓笛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

食罷第十九角觥宴畢其御則酺大宴崇德殿宴契丹

使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臺南設燈山每上元

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樂舞小兒隊臺南設

燈山燈山前陳百戲山棚上用散樂舞女弟子餘曲宴

賞花習射觀稼凡所遊幸但奏樂行酒雜劇慶節上壽

及將相入辭賜酒則止奏樂都知色長二人攝太官令

唱酒徧曲宴宰相羣臣雖各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

舉酒通用慢曲而無三臺耳

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調其曲二曰萬年歡劔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勝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鍾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劔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鍾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汎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六么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

曲二曰六么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六么彩雲歸十六曰黃鍾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一曰高宮二曰高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大石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雙調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鍾角樂用琵琶箏篪五弦笙箏箏篪笛方響羯鼓杖鼓大鼓拍板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宮調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樂用琵琶箏篪五弦笙箏箏篪笛方響拍板龜茲曲部其曲皆雙調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樂用箏篪笛羯鼓腰鼓楷

鼓雞婁鼓發鼓拍板鼓笛部樂用三色笛杖鼓拍板隊
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日柘枝隊衣
五色綉羅寬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日劔器隊衣五色綉
羅襦褙交脚幞頭紅羅綉抹額器仗三日婆羅門隊衣
紫羅僧衣緋掛子執錫環拄杖四日醉胡騰隊衣紅錦
襦繫鞞鞞戴氍帽五日諱臣萬歲樂隊衣紫緋綠羅寬
衫諱褙簇花帽頭六日兒童感聖樂隊衣青羅生色衫
繫勒帛總兩角七日玉兔渾脫隊衣四色綉羅襦繫銀
帶冠玉兔冠八日異域朝天隊錦襦繫銀束帶冠番冠
執寶盤九日兒童解紅隊衣紫緋綉襦繫銀帶冠花砌

鳳冠帶綬帶十日射鵬迴鵲隊衣盤鵬錦襦繫銀鞞鞞
射鵬盤女弟子隊子凡一百五十三人一日菩薩蠻隊
衣生緋生色穿窄砌衣冠卷雲冠二日感化樂隊衣青
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綬帶三日拋球樂隊衣四色綉
羅寬衫繫銀帶捧綉毬四日佳人翦牡丹隊衣紅生色
砌衣戴金鳳冠翦牡丹花五日拂霓裳隊衣紅仙砌衣
碧霞帔戴仙冠綉抹額六日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
繫暈裙戴雲鬟髻乘絲船執蓮花七日鳳迎樂隊衣仙
砌衣戴雲鬟鳳髻八日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
戴寶冠執香花盤九日彩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

帔冠仙冠執幢節鶴扇十曰打球樂隊衣四色窄綉羅
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幘頭執毬仗大抵若此而從
宜變易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昇作長春樂曲明年教
坊高班都知郭延又作紫雲長壽樂鼓笛以奏御焉
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典創新聲者
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曲破二十九小曲二百七
十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若宇宙賀皇恩降聖萬年
春之類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德諸曲多秘而平昔
普天樂者平河東回所造萬國朝天樂者又明年所造
每宴饗常用之殿前都虞候崔翰嘗侍大宴聞雞唱因

間伶官蔚茂多曰此可被管弦乎茂多因依其聲創曲
曰雞叫子又民間作新聲者甚衆而教坊不知也

陳氏樂書曰宋朝禁坊所傳不過小兒女樂三種
而已女伎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執花四十八人非
童四人從伎四十八人作語二人凡總共百五十三
舞名有十焉大宴酺會禁坊進三種舞每舞各進
一色舞疊方半則工伎止立間以俳優戲畢嘗於
崇德殿宴契丹人使但作小兒舞一種而已其他
端門望夜錫慶院賜羣臣及酺宴則舞工三十六
人凡此本唐宮中嬉燕之樂伶蕭相傳故附曲作

舞而已雖冠服小異而工員常定非如坐立曲部
出於當時之君有因而作也至於優伶常舞大曲
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為容踢足為節其妙串者
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
入破則羯鼓震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
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摧拍歇拍之異姿制俯仰
百態橫出然終於倡優詭玩而已故賤工專習焉
鄭衛之樂也雖放之可也豈不戲小兒文樂三蘇
雲韶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
警者得八未入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曰簫韶部雍熙

初改曰雲韶部有主樂內品八十八人歌三人雜劇二十
四人琵琶四人笙四人箏四人板四人方響三人虜篋
八人笛七人杖鼓七人羯鼓二人大鼓二人傀儡八人
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於宮中遇南
至元正清明春秋祭社之節親王內中宴射則亦用之
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鍾宮和樂三
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並太宗所製四
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鍾商泛清波六曰雙調大定樂七
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
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調罷金鉦樂用琵琶
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綵雲歸樂用琵琶
琴虜篋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八人
鈞容直者軍樂也有內侍二人或三人監領有押班二

人置樂二百三十二人舊有百三十六人景德三年加
歌二人雜劇四十八人板士人琵琶七人笙九人箏九人
觜篋四十五人笛三十五人方響十一人杖鼓三十四
人大鼓八人羯鼓三人唱誕十人小樂器一人排歌四
十人掌撰詞一人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者
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親征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
御樓觀燈賜酺或賞花習射觀稼則亦與教坊同應奉
賜酺則載第於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天武拱聖軍
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臣以樂工上貢
者亦隸之淳化三年改名鈞容直取鈞天之義初用樂

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濫用之請增龜茲
部如教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皆用之又有東西班樂
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觜篋
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則夜奏於宮殿
庭又諸車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迴則衣緋綠衣自
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
聞十數里或軍中宴設亦奏之復有掉刀槍牌蕃歌等
不常其數及置清衛軍選習樂者令鈞容直數之內侍
主其事其園苑賜會及館待契丹使有親從親事樂及

開封府衙前樂

園苑又分用諸軍樂
諸州皆有衙前樂營

教坊自太常親製曲三百九十乾興以來通用之仁宗
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出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
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教坊其後隸宣徽院有使副
使判官都色長色高班大小都知

仁宗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用於
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
然徒娛人耳目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莫不繇
此帝曰朕於聲伎未嘗留意內外燕遊皆勉強耳

兩朝史樂志論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
燕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

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
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鐘磬塤箎搏
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
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
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
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
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
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
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
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

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畧以謂上古世質器與
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
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
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
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
鑄鐘鑄磬宮軒爲正聲而槩謂胡部鹵部爲淫聲
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
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楮孟古者簞席以
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楮
孟榻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

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
自容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
古之聲去其恣濫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
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
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
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
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按夫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箇和由是觀之
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使其政和而世

治則雖管弦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蘇之雜樂
毋害其爲安且樂也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
下管盡合簫韶金石祝嘏一循雅奏毋害其爲怨
而怒也房庶之言當矣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
時特爲此論後來乃復創爲古本漢書有一黍之
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
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爲而與
素論背馳何邪

鈞容直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
三十四人詔以爲額之闕輒補其後監領內侍言鈞容

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
十七調隸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破并急慢諸
曲與教坊頗同矣

元豐官制行以教坊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
辰皇子公主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詞若行幸則鈞
容直奏樂以導從其制與教坊同熙寧九年教坊副使
花日新言樂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
之宜去噍殺之急歸擘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
爲樂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諧協以導中和之氣詔
從之十一月奏新樂於化成殿帝諭近臣曰樂聲降一

律已得寬和之節矣增賜方響爲駕三十命太常不法
駕鹵部樂一律如教坊云
政和三年詔以大晟樂播之教坊頒行天下尚書省言
大晟燕樂已撥歸教坊所有習學之人元隸大晟府教
習今當並令就教坊習學從之
四年禮部奏教坊樂春或用商聲孟或用季律甚失四
時之序乞以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聲律令教坊閱習
從之仍令祕書省撰詞

陳氏樂書曰宋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爲四部收荆
南得工三十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

南得二十六人始廢坐部定河東得工木九人藩
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餘員皆
籍而內之絲是精工能手大集矣其器有琵琶五
弦箏篳篥笙簫簫篳篥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
并歌十四種焉自合四部以爲一故樂工不能徧
習第以大曲四十爲限以應奉遊幸二燕非如唐
分部奏曲也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及二千員梨
園三百員宜春雲部諸院及掖庭之伎不關其數
太常樂工動萬餘戶聖朝教坊裁二百員并雲韶
鈞容東西班不及千人有以見祖宗勤勞庶政罔

淫於樂之深意也然均調尚間以讌樂胡部之聲
音器尚襲法曲龜茲之陋非先王制雅頌之音也
革而正之豈非今日急務邪蘇頌云古不闕其禮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紹興十四年復置凡樂工四百六
十人以內侍充鈐轄紹興末復省奉教幸二燕非收
孝宗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
兩宮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
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
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教習
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工人小兒隊

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軍毬三十二人起立

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並臨安府差相撲等子二

十一人御前忠佐司差上命罷小兒及女童隊餘用之

中興四朝樂志叙曰古者燕樂自周以來用之唐

貞觀增隋九部爲十部以張文收所製歌名燕樂

而被之管弦厥後至坐伎部琵琶曲盛於時匪直

漢氏上林樂府縵樂不應經法而已國朝初置教

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承平因舊典創新

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

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頌之天下然當時

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
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爲宗非復雅
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說之樂以藉口者
末俗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紹興在宥始蠲省教
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繼志述事間用雜攢以
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而廷紳祝堯務在嚴恭亦
明以更不用女樂頒旨聖子神孫世守家法於是
中興燕樂比前代猶簡而養君德之淵粹者良多
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
略附於下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

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
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
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
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
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
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
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樂同惟變
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
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聲之
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

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
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來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
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
用夾鍾爲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
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
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曰大石
調曰高大石調曰雙調曰小石調曰歇指調曰商
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
般涉調曰中呂調曰平正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
曰黃鍾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石角曰高

大石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
角皆生於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
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於夾鍾以十二律兼
四清爲十六聲而夾鍾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
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變宮變徵旣非正聲而
以變徵爲宮以變宮爲角反紊亂正聲若此夾鍾
宮謂之申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
實以夾鍾爲黃鍾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常所
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
返而祖調亦不獲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

俗之日衰也夫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心術使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正古
君子所以為治天下之本也紹興乾道以來以清
靜無欲為天下先教坊迄弛不復置云燕樂聲高
以變聲為宮以變宮為角又秦周玉磬若此夾鼓
山應其聲本傾其樂何味變宮變聲若此五種而
四音為十六種而來變為最亂此種隨樂之類
示宮音燕樂大要其聲本出外夾鼓以十二律兼
取昔出於歌聲也其四聲二十五種之器也樂考
文獻通考卷第雙百四十六頁曰楊日商曰越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七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樂考二十散樂百戲

散樂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正聲其來尚矣其雜戲蓋起於秦漢有

魚龍蔓延假作獸以戲高緮鳳皇安息五梭並石季龍所都作見鄴中記

盧尋橦今之緣竿見西京賦丸劍丸一名鈴見西京賦戲車山車輿動雷見李

尤長樂跟挂腹旋並緣竿所作見西京賦吞刀履索吐火並見西京

賦觀賦激水轉石嗽霧扛鼎並見李尤象人見西漢書韋昭曰今之假面

怪獸舍利之戲若此之類不為不多矣然其詭怪百出

驚俗駭觀非所以善民心化民俗適以滔堙心耳歸於
淫蕩而已

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
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
出水遊戲輝輝日光以兩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
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
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鯨食齊王捲衣竿鼠夏育扛
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
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

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
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
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伎
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蕤谷石橋道
士捫翠之狀尋省焉
梁又設跳鈴劍擲倒獼猴幢青紫綠緣高絙變黃龍弄
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
造五兵角觝麒麟鳳皇仙人長蛇白象白武及諸畏獸
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趨幢跳丸以備百

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
爲鐘鼓之節角觥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
雖罷至武帝復採用之元封中旣廣開上林穿昆明池
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
都盧海中碭極李奇曰碭極樂名漫衍魚龍角觥以觀示之角
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總
稱云或曰蚩尤氏頭有角與黃帝鬪以角觥人今冀州
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載牛角而相觥漢造此戲豈
其遺象邪天賦之賦漢書卷之六命太常悉蠲之其
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

并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卽位鄭譯
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爲之蓋秦角觥之流也而廣召
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
不知休息

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
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
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
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
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

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絙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赴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綉繒絲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京繒錦爲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擗管以上

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近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

唐高祖卽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大非正聲隋末大見崇用是謂淫風不可不改迺者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克散樂之服欲於元武門遊戲臣竊思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傳曰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樂非功成之樂請並廢之

高宗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剗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後漢安帝時自是歷代有

之

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上吹篳篥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幢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杯爲之杯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躑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組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礪子等戲元宗以其非

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七篳篥三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

代面 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陳氏樂書曰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而百戲之作見於後漢故大子樂少府屬官承革令典黃門鼓吹百戲師二十七人北齊清商令丞掌百戲及鼓吹樂大業中諸夷來貢方物乃於天津街盛陳

百戲動以萬餘人唐宣宗每幸十六宅諸王無少
長悉命預坐必大合樂列百戲則百戲之樂其所
從來久矣然隋皇陳之天津街以咤夷人唐帝用
之內殿以宴百辟非所以正百官而風天下也君
子無取焉

撥頭 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
舞以象也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耽酒常
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爲怨苦
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
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音

也

窟礪子

亦曰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

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
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
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謂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
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踈馬次奏散樂

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進止無

定準

排闥戲 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
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角力戲 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羣戲既畢左右

軍雷大鼓而引之豈亦古者習武而變歟
瞋面戲唐有此戲其狀以手舉足加頸上時劉吃隋
奴能不用手而脚自加頸何其妙邪
衝狹戲 透劍門戲 漢世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
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濯胷突鋒鏃也後
世攢劍爲門伎者裸體擲度往復不傷亦衝狹之變歟
蹙鞠戲 蹙球戲 蹙鞠之戲蓋古兵勢也漢兵家有
蹙鞠二十五篇李尤鞠室銘曰員鞠方牆放象陰陽法
月衝對二六相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蹙鞠亦其事也
蹙球蓋始於唐植兩脩竹高數丈絡網於上爲門以度

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否豈非蹙鞠之變歟
踏毬戲 踏毬用木毬高尺餘伎者立其上圓轉而行
也

絙戲 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
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
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絙或
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

劇戲 宋朝戲樂鼓吹部雜劇員四十二雲韶部雜劇
員二十四鈞容直雜劇員四十亦一時之制也
五鳳戲 唐明皇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

內守令率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守令樂工數百人於車上皆衣以錦綉服箱之牛蒙以猛獸皮及爲犀象形狀觀者駭目時元魯山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薦于之文明皇聞而嘆之曰賢人之言也其後謂宰臣曰河內之人其在塗炭乎促命召還授以散秩每賜宴設醮會御勤政樓昧爽陳仗盛列旗幟或被金甲或衣短後綉袍太常陳樂衛尉張幕後諸蕃酋長就食郡邑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走索丸劍角觝戲馬鬪雞又令宮嬪數百飾珠翠衣錦綉自帷內出擊雷鼓爲破陣太平上元等樂又引大象犀牛入場拜舞動中

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設看樓觀之夜闌遣宮嬪於樓前歌舞何其盛歟奈何不知好樂無荒而君臣幾於同譖卒墮天寶之禍豈不誠有以召之邪

猿騎戲鳳皇戲石虎鄴中記述虎正會殿前作樂高組龍魚鳳皇安息五按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迴右轉又以橦著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橫木兩伎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馬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爲猿騎初晉中朝元

會設臥騎倒顛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類也其術亦可謂妙矣奈何戎狄之戲非中華之樂也在石虎樂之可也若真主樂之豈所宜哉今軍中亦有馬戲伎者其名甚衆但不謂爰騎爾

參軍戲 樂府雜錄述弄參軍之戲自後漢館陶令石聘有賊犯始也蓋和帝惜其才特免其罪每遇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釋謂之後爲參軍者誠也唐開元中有李仙鶴善爲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軍蓋由此矣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咸通以來有范博康上官唐

卿呂敬儉馮季臯亦其次也趙書謂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如此豈傳聞之誤邪

假婦戲 唐大中以來孫乾飯劉璃瓶郭外春孫有態善爲此戲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真者尤能之後隨車駕入都籍於教坊

蘇葩戲 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爲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蓋象醉舞也何其辱士類邪唐鼓架部非特有蘇郎中之戲至於代面鉢頭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師子弄白馬益錢尋橦跳丸吞刀吐火旋盤筋斗悉在其中矣

都盧伎 緣橦之伎衆矣漢武帝時謂之都盧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又有跟掛腹旋皆因橦以見伎張衡西京賦佞童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而跟掛若將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此皆橦上戲作之狀至梁時設三朝大會四十九等其二十三刺長追華橦伎三十二青絲橦伎三十三一繖華橦伎三十四雷橦伎三十五金輪橦伎三十六白虎橦伎三十八獼猴橦伎三十九啄木橦伎四十五案橦呪願伎雖有異名要之同爲緣橦之一戲也唐曰竿木今日曰上竿蓋古今異名而同

實也

鳳書伎 宋齊以來三朝設鳳凰啣書伎是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詞梁武帝卽位克自抑損乃下詔罷之後魏有鳳凰伎亦其類也藏挾伎 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能見其機也

雜旋伎 蓋取雜器圓旋於竿標而不墜也

弄槍伎 蓋工裸帶數環捲一工立數十步外連擲十餘槍以度之旣畢乃以一捲受其槍也

斲瓶伎 蓋斲其瓶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丸與瓶

相值回旋而不失也
擊戴伎蓋兩伎以手相抵戴而行也

拗腰伎蓋翻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啣器而復

立也

飛彈伎蓋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也

宋朝雜樂百戲有踏毬毬踏躡藏挾雜旋弄鎗錠瓶
齧劍踏索尋橦筋斗拗腰透劍門飛彈丸女伎百戲之
類皆隸左右軍而散居每大饗燕宣徽院按籍召之錫
慶院宴會諸王賜會及宰相筵設特賜樂者卽第四部
克

鼓吹

鼓吹者蓋短簫鏡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
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
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
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
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無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鏡歌
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惟有騎執菰菰卽笳
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
與魏代鼓吹長簫伎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
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元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

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爲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摛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尙爲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賞尙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各製曲詞以頌功德焉至隋亡

陳氏樂書曰隋大駕鼓吹有搨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地莛文大業中煬帝宴饗用之唐開元

禮儀羅曰搨鼓小鼓也按圖鼓上有蓋常先作之以引大鼓亦猶雅樂之奏棟與金鉦相應皆有曲焉律書樂圖云搨鼓一面十棊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擊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鵬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太常鼓吹前部用之中宗時欲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婚葬之日特給鼓吹宮官亦然是不知鼓吹之作本爲軍容也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鉦鼓有靈夔孔雀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

備禮得用之矣今夫郊祀天地唯有宮縣而無案
架則知軍樂之用尙不給於神祀况可接於閭閻
者哉又曰羽葆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
又曰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
葆唐羽葆之制縣於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
羽也蓋鏡鼓羽葆鼓皆飾以丹青形制頗類柶鼓
今太常鼓吹後部用之律樂圖云羽葆一部五色
十八曲一太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
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
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

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
陣樂然則羽葆其節奏如此而已破陣終焉豈後
世賞軍功之樂邪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
羽葆鼓吹則其爲賞功之樂可知矣今鼓吹騎從
者自羽葆鼓等皆馬上擊之其制與隋唐異也

唐文宗太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謹按凱樂鼓吹之
歌曲也周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奏凱樂註云獻功之
樂也又司馬之職師有功則凱樂獻於社註云兵樂曰
凱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樂所以示喜也左氏傳載晉文
公勝楚振旅凱以入魏晉以來鼓吹曲章多述當時戰

功是則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被宋金剛其
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入東都
謹檢正觀顯慶開元禮書並無儀注今參酌古今備其
陳設及奏歌曲之儀如後凡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
者其日備神策兵衛於東門外如獻俘常儀其凱樂用
鐃吹二部笛箏篳篥箏箏鐃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
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
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
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破陣樂詞曰受律辭元首相將
討叛臣咸歌破陣樂共賞太平人應聖期詞曰聖德期

昌運雍熙萬寓清乾坤資化育海岳共休明闢土欣耕
稼銷戈遂偃兵殊方歌聖澤執贄賀昇平賀朝歡詞曰
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君
臣同慶樂詞曰主聖開昌歷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後
便是太平秋候行至太社及太廟門工人下馬陳列於
門外據周禮大司樂註云獻於祖大司馬云先凱樂獻
於社謹詳禮義則社廟之中似合奏樂伏以尊嚴之地
鐃吹謹譁旣無明文或乖肅敬今請並各於門外陳設
不奏歌曲俟告獻禮畢復導引奏曲如儀至皇帝所御
樓前兵仗旌門外二十步樂工皆下馬徐行前進兵部

尚書介冑執鉞於旌門內中路前導周禮師有功則大
司馬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註云律所以聽軍聲鉞
所以示將威今吹律聽聲其術久廢請以秉鉞以存禮
文次協律郎二人公服執麾亦於門外分導鼓吹令丞
引樂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樂工之前跪具官臣某
奏事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大振作徧奏破陣樂
等四曲樂闋協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樂畢兵部尚
書太常卿退樂工等並旌門外立訖然後引俘馘入獻
及稱賀如別儀別有獻俘儀注如俘囚引出方退伏請宣付當
司編入新禮乃令樂工教習依奏

樂谷陳氏樂書曰唐六曲曰凡軍鼓之制有三十曰銅
四主鼓二曰戰鼓三曰鏡鼓其制皆五采爲重蓋究觀
樂圖鏡鼓鼓吹部用之唐朝特設爲儀而不擊爾
然劉嘽定軍禮謂鼓吹未知其始漢以雄朔野而
有之鳴笳以和簫非八音也隋大業中鏡鼓十二
曲供大駕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宴饗所用
也觀漢有鼓吹鏡歌十八曲晉有鼓吹鏡歌古辭
十六篇宋有鼓吹鏡歌十篇然則鏡鼓豈非鼓吹
鏡歌之鼓邪唐自鏡鼓以下屬鏡鼓部律書樂圖云鏡軍樂也其部四色七曲一曰破陣樂二曰上車三曰行車四曰向城五曰平安六曰權樂七日太平各有詞也

宋朝鹵簿大駕六引官開封令無鼓吹開封牧二十三
人搗鼓金鈺各一太鼓十鐃鼓一簫笳大橫吹各二笛
及簫篳篥及笳各一太常卿同上司徒六十四人搗鼓
金鈺各一太鼓長鳴各十六鐃鼓一簫笳大鼓吹各四
節鼓一笛及簫篳篥及笳各四御史大夫兵部尙書並
同開府牧其大駕前部千六十四人鼓吹令二員府史
四主帥八搗鼓金鈺各十二主帥二十長鳴一百二十
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篳篥充簫笳各二十
四主帥十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簫篳篥笳桃皮篳
篥各二十四主帥四搗鼓金鈺各十二主帥十小鼓中

鳴各百二十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笛充
簫笳各二十四後部四百八十人鼓吹丞三員典事四
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篳篥充簫各二十
四主帥二笳二十四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宸管以笛
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八小橫吹百二十笛篳篥笳桃
皮篳篥各二十四若親祠輿駕出宮則宣德門太廟南
郊警場千一百一十六人鼓吹令丞各二員職掌四府
典史八都知一院官錄事一歌篳篥簫笛共百八金鈺
二十四奏嚴鼓鳴角大橫吹小橫吹各百二十歌笛各
九十六節鼓三笳百四十四篳篥九十六桃皮篳篥四

十八通主轄人員共千二百七十五凡大駕鼓吹通五
引用工手五百三十法駕三分損一用三引開封牧御
史大夫各
工十六小駕八百一十六工初太祖受命承五代之後損
省浮長而鼓吹局工多闕每舉大禮一切取於軍隸以
足之至一品以下葬應
給者亦取於營隸後遂爲常大禮車駕宿齋所止
夜設警場每奏先作金鈺四次大角四次金鈺二十四
次大角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疊謂之
三奏三奏少止五分其夜而奏之乘輿至青城祀前十
日御闕門觀嚴警亦勞賜焉若巡幸則夜奏以行宮前
人數減於大禮用八百八十八人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十

一月南郊鹵簿使張昭言準舊儀鑿駕將出宮入廟赴
南郊齋宿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唐憲宗親郊時禮儀使
高郢奏稱據鼓吹局申齋宿夜奏嚴是夜警恐與搥鼓
以奏三嚴事不同况其時不作樂懸不鳴鼓吹務要清
潔其致齋夜奏三嚴請不行詳酌禮典奏嚴之設本緣
警備事體與作樂全殊况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於儀
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徼巡何以警衆多之耳目望依舊
禮施行從之

乾德四年判太常寺和峴言郊祀有夜警晨嚴六州十
二時及鼓吹迴仗時駕前導引三曲見闕樂章望差官

撰進下寺教習應奉詔諸樂章令峴修撰教習供應
程氏演繁露曰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
者倚其聲爲吊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併者
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典亡事實文之間其歌使
人慷慨良不與豔詞同科誠可喜也
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
爲四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
場真宗至自幸亳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
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
一曰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

堂中太祀大卹皆有此詞

先是角工不足常取於州縣及營兵以充祥符中命
籍兵二百餘工使長隸太常以閱習焉凡大樂充庭

則鼓吹局設熊羆十二案於宮縣之外率一案用十
工龍鳳鼓一

金罇一羽葆鼓一凡大角三曲警嚴用之大梅花小
梅花曲

鼓吹五曲御製奉禋歌舊有六州十二時導引降仙
臺真宗崇奉真聖亦設儀衛故別有導引

二曲其餘大小鼓橫吹曲悉不傳唐末大亂舊聲皆
也

盡國朝惟大角傳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

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

時皆隨月用宮仁宗既定雅樂并及鼓吹且謂警嚴

一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禋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辭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親饗明堂御製合宮歌熙寧親郊導引還青城增降仙臺曲

仁宗皇祐二年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因下太常禮議而議者言警場本古之鼓鼙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今乘輿宿齋其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衆非徒取觀聽之盛恐不可廢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之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

亦足以稱虔恭祀事之意帝復謂輔臣曰旣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邇於接神宜罷之

神宗元豐中獻言者論鼓吹樂以爲害雅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格降鬼神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與武嚴之樂陳於門而更奏之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旣異先代之器而施設槩與正

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作鼓吹備而不作同名爲樂
而用實異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亂
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
已若以律呂變易胡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相紊亂矣
遂不復行

徽宗政和七年議禮局奏曰古者王師克捷必奏凱所
以耀武事旌勲伐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樂以勸
士諷敵故其曲有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
周官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樂師凡軍大獻則教凱歌
漢有朱鷺等十八曲魏晉而下莫不沿存尚皆謂饒歌

鼓吹曲各易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唯備警衛而
已未有饒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而揚偉績也乞詔儒
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
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十二月
詔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改名稱告禮導引改名熙事
備成六引內者備而不作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
場用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鉦大角大鼓角用
大小橫吹篳篥簫笳笛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二奏之
高宗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
鹵簿儀仗并六引共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

丞二人昨在京本寺自有令丞如闕以次充攝目今並闕人又府史典史各四人舊係本寺人吏充攝緣人吏將來並充贊者等已上並乞差殿司指揮使以上充又指揮使二人舊係殿司差撥又帥兵官四十六人舊係殿前馬步二司差受宣人充今乞並令逐司依舊歌色四十八人金鈺十七人柁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人小鼓六十人長鳴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鐃鼓十七人拱宸管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簫箏二十九人桃皮箏篋二十四人笳八十七人大橫吹七十人小橫吹六十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名已上舊係差本人從之

寺鼓吹局樂工一百餘人不足並於逐司貼差雜攢樂人充今鼓吹局樂工節日並闕其前項合用人數並乞令逐司依名色人數下諸軍及將下剗刷稍諳樂藝之人從之

先是在京排設嚴更警場用奏嚴鼓一百二十四面金鈺二十四面鳴角一百二十隻至是以地步窄狹難以排設止用鼓角各六十金鈺二十並差用殿前司中軍人物

孝宗隆興二年兵部言奉明詔大禮乘輿服御除玉輅平輦等外所用人數並從省約內鼓吹合用八百四十

一人止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場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饒歌樂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與饒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者蓋短簫饒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但短簫饒歌漢有其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饒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

儕於臣下之鹵簿非惟所用尊卑懸絕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擗鼓金鈺饒鼓簫笳橫吹長鳴籥篥之屬皆俗部樂也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輿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

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外而而禮者樂也

禮者與禮者多

之樂較而禮者

禮者與禮者

禮者與禮者

禮者與禮者

禮者與禮者

禮者與禮者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四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樂百四

都九陽言曰馬

樂考在古

亦夷部樂

周禮執師掌教

大饗亦如之

散樂野人為樂

之為散黃門倡

能舞鞞鞞氏掌

西方曰林離北

四夷之樂一天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二十一

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

吹之以管樂音主於雅籥爲之聲長也王音必於

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特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特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味曰萬大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特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特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

陳氏樂書曰詩者民之情性歌者民之歡心是歌文始於詩而樂又始於歌凡此內自中國外暨四夷

其風聲氣俗雖因水土不同至於所以爲情性爲歡心未始少異也古人之於禽類一載好其音猶且取之况夷歌乎故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也燕亦如之蓋四夷之民異音而同歌先王祭祀燕饗必用之者以其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供饗燕君子之所樂故也傳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其此之謂乎然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樂者遠近所同禮樂異制而已故制其樂不制其禮恐其不能從中國禮

故也豈非五方之民皆有性不可推移然邪臣觀契丹視他戎狄最爲強桀然所用聲曲皆竊取中國之伎但不能和闡婉諧彈絲擲管趨於成音而已恥其本俗所翫禁止不傳而中國第其蕃歌與舞其制小橫笛一拍鼓一拍板一歌者一二人和人其聲嘯離促迫舞者假面爲胡人衣服皆効之軍中多尚此伎太宗雍熙中惡其亂華樂也詔天下禁止焉可謂甚盛之舉矣然今天下部落效爲此伎者甚衆非特無知之民爲之往往士大夫之家亦喜爲之誠推太宗禁止之制凡朝廷作夷樂

特施於國門之外以樂蕃使可也苟用之燕饗非所以示天下移風俗之意也

東夷

高麗 其國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鞞五色縹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有絳抹額飾以金鐺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鞞雙雙并立而舞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其樂器已見俗樂門此不詳具 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集一曲衣服亦寢衰敗失其本風傀儡并越調夷賓曲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宋乾德四年鎮州進伶官二十八

人善習高麗部樂賜衣服銀帶遣歸本道元豐間來臣
求中國樂工教之今之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
家樂以侑酒

百濟其國之樂有鼓角笙篴箏箏箎笛之樂投壺圍
棊樗蒲握塑弄珠之戲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大武滅北
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
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
得之唐貞觀中嘗滅百濟國盡得其樂至中宗時工人
亡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其器有箏笛
桃皮觿篴笙篴其歌曲八般涉調唐英公將薛仁貴破

其國得而進之也歌者有五種焉其舞用二人紫大袖
裙襦章甫冠皮履章甫商冠也而東夷服之豈亦得其
遺制歟古人嘗謂禮失求諸夷信矣

獺狍常以歲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爲儻天其

作樂大抵與夫餘國同特所用月異耳

三韓其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羣飲鼓瑟歌

舞蹈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如之

瑟形如筑彈之
亦有音曲云

馬韓

國常以五月下田種畢功因祭鬼神晝夜聚飲歌舞數
十人蹋地低昂以手足相應爲節有類鐸舞農功畢亦
如之

夫餘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 以每歲八月十五日設樂令羣官射賞以馬布唐貞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 其樂有五弦琴笛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為樂隋大業中嘗遣裴世清使其國其王設儀仗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膚淺

勿吉 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鬪容

高昌 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部之樂以備宴饗隋

開皇中嘗來獻聖明樂曲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其器有豎箏篪琵琶五弦笙笛簫簞篋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鼓銅鈸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鞞赤皮帶紅抹額龜茲 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其聲後多變易至隋有西國龜茲齊

朝龜茲土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列於七部樂其器大
盛於閭閻唐以爲十部燕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
龜茲樂尤盛於開元之時曹婆羅門累代傳其素業大
和初有米未稼米萬搥樂色舞藝並見俗部樂唐十部下茲不再錄樂工人
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者四人紅抹額
緋襖白袴帑烏皮鞞其舞曲有小天疎勒鹽焉其樂其
疎勒其樂有豎箏篪琵琶五弦橫笛簫箏篋答臘腰
鼓羯鼓提鼓雞婁鼓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兀
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鹽曲蓋起自後魏平馮
氏通西域時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白頭巾

袍錦襖白絲布袴舞文白襖錦袖赤皮鞞赤皮帶曲調
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

容齋洪氏隨筆曰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其詩
曰昔昔鹽凡十韻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按樂苑
以爲羽調曲元愷錄載籥篠三娘工唱阿鵲鹽又
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滿座鹽歸
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刮骨鹽然
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
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爲黃帝炎長河志
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康國其樂器有長笛正鼓和鼓銅鈸四種爲一部工
七人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
地農慧鉢鼻始前拔地慧地等四曲蓋自周閔帝聘北
狄女爲后獲西戎伎樂也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
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
袴赤皮鞞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

安國其樂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簫雙觿築正鼓和
鼓銅鈸歌簫小觿築桃皮觿築腰鼓齊鼓檐鼓具等十
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栖舞曲
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魏平馮氏通西域得其

伎隋唐以備燕樂部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標紫袖袴
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鞞

乞寒本西國外蕃唐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
琶五弦箜篌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
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

唐神龍時并州清源令呂元泰上書曰洪範庶徵謀
時寒若禮曰秋行夏令寒暑不節陰陽不調政令之
失休咎之應君臣所感君能謀事則時寒順之何必
效胡俗而乞索哉先天二年中書令張說諫曰乞寒
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

滋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卽宜禁斷

西涼 晉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苻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雜以羌胡之聲也自後魏傳隋及唐以備燕樂部樂工平巾幘緋褶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袴五彩接烏皮鞞白舞一人史不載其服色其器有編鐘編磬琵琶五弦豎箏篳臥箏篳箏筚篥大小箏篳篥豎笛橫吹

腰鼓齊鼓檐鼓銅鈸具爲一部工二十七人其歌曲謂之涼州又謂之新涼州皆入婆陀調中西涼府都督郭知運等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涼故明皇嘗命紅桃歌涼州謂其詞貴妃所製豈貴妃製之知運進之邪涼州進新曲明皇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微商亂而加暴宮者君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於斯曲矣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

善音而胡音適以亂華也可不戒哉唐西域傳天竺其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橫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鈸具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彊舞曲有朝天曲蓋自張重華據有涼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腸胃唐高宗惡其驚俗勅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亦一時英斷也商調有大朝天小朝天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袿袿行纏碧麻鞋其舞曲有小朝天南蠻北狄之俗皆隨髮際斷髮今舞者咸用繩維首反約髮折內於繩

下此其本也

代風天竺樂

大宛其國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種其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其舞與鼓節相應觀馬如此其樂可知矣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暗

吐蕃其俗以麥熟爲歲首圍碁六博吹蠡鳴鼓以爲

戲樂

鼓者食其金匙旋擊之

于闐其俗以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拍手撥胡琴唱歌故隋代胡部舞曲亦有于闐佛曲焉宋開寶中有僧吉祥以其國王書來上自言破疎勒國得舞象一欲以爲貢詔從焉

拂菻其國每歲蒲桃熟時造酒肆筵彈胡琴打偏鼓
拍手歌舞以爲樂焉土自言如刺博國所製樂一以
稱對南蠻時時雜曲亦存于闐曲曲語宋開寶中自會
九真徼外蠻以其俗尚銅鼓以高丈爲貴方其初成招
致同類飲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 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
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而不齒樂部
赤土 扶南之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
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吹螺擊鼓以迓之及使
至女樂迭奏并用天竺樂

婆利國 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其王姓陳矯如出則
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以爲樂世嘗
林邑 其樂有琴笛琵琶五弦頗同中國制度至於擊
鼓以警衆吹蠡以卽戎此其異也南蠻之樂多擊鼓吹
螺 而樂以五弦此爲南蠻其各異曰木曲也

附國 在蜀郡西北其國俗好歌舞其樂器則鼓簧吹
長笛有死者則子孫帶劍殺鬼報寃焉中來博太宗介
哥羅國 其漢時聞於中國其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
鼓 其俗四月有祈禱之禮十月某日有祈禱之俗
闍婆 其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 其曲爲樂

三佛齊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爲樂

占城 其俗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禳災答謝天道其樂器有胡琴笛鼓大鼓亦其器并牂其俗擊鼓銅鑼以祀神宋至道中來朝太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名則曰水曲也

張蕃 其王每歲正月廿七日七月廿日公衙會諸蕃飲宴亦動番樂土戶女出嫁亦用銅鼓銅鑼焉與全外龍蕃 其俗凡遇四序稱賀作樂擊大鼓吹長笛批管筓律杖鼓其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應天長至於有物

故者雷吉天鼓或唱挽歌焉

石蕃 其俗每遇四季節序會官屬宴樂其樂器有琵琶鬻篋大鼓其曲各有願天長感天恩感皇恩天下樂云

羅蕃 其王每日授衙凡遇祭饗管設只於平川坡野間其作樂不過鳴大吹箎簫笙樂人踏舞而已

揮國 漢安帝時來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諫議大夫陳禪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南詔 唐貞元中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舞因西川押

雲南八國使韋臯以進上御麟德殿閱之是不知古夷樂作於國門右辟之義也南詔調奉聖樂曲用黃鍾之宮舞六成舞伎六十四人贊引六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又爲五均一曰黃鍾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鍾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德宗旣閱於麟德殿以授太常工人自是殿庭宴則立奏宮中則坐奏有坐部伎立部伎扶婁周成王之時南垂之南有扶婁國或於掌中備

百獸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歛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其歌舞之類不可得而知

見王子年拾遺記

渤泥其國人宴會聚樂必坎鼓吹笛擊鈸批掌歌舞以爲樂

彌臣邊海之國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卽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爲樂在永昌城之西南

古奴其俗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以爲樂其衣被頗類中國

白狼 東漢明帝永平中宋鋪爲益州刺史移檄西南夷喻以聖德白狼王塘菽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輔所獻也東觀漢記備載其詞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爲華言使覽曉焉歌三章其一遠夷樂德其二遠夷慕德其三遠夷懷德大食麻囉拔 其俗每年以二月爲歲首歌者多以胡琴吹笛鳴小鼓舞唱拍

驃國 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經論之詞每爲曲皆齊聲唱各以兩齊斂爲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焉

獠蠻 獠蓋蠻之別種其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執矛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邈黎 其民俗七日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爲節序

陳氏樂書曰樂有歌歌有曲曲有調故宮調胡名婆陀力調又名道調婆羅門曰阿修羅聲也商調胡名大乞食調又名越調又名雙調婆羅門曰帝釋聲也角調胡名涉折調又名阿謀調婆羅門曰大辯天聲也徵調胡名婆臘調婆羅門曰那羅延天連也羽調胡名般涉調又名平調移風婆羅門

曰梵天聲也變宮調胡名阿詭調也李唐樂府曲
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德佛
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
龜茲佛曲並入婆陀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
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
佛曲阿彌陀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
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
雙調也蘇密七俱陀佛曲日光騰佛曲入商調也
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
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

提梵入移風調也

北狄

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後魏樂府
始有北歌史所謂貢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人
晨夕歌之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當時存者五十三章
其名可解者六章而已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
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是也梁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
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王太
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豈皆傳聞不同邪西涼節
度蓋嘉運所進北庭伊州一北歌之一也唐開元中歌

工長孫元忠之祖嘗授北歌於侯將軍貴昌正觀中詔
貴昌以其聲教樂府能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
久遠失其真矣豈非荀卿所謂節奏久而絕者乎王太
大遼 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
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
鎚焉宋太宗雍熙四年帝以北戎侵軼惡軍中習蕃歌
以雜華樂詔諸道禁止之至道元年定州言新羅設番
人二十人自契丹亡歸傳送闕下帝召見便殿皆手持
大螺如五升器稱在契丹十一年教令學吹此者凡五
十輩帝令吹之聲重濁奮厲大率如角問其曲云單于

並賜衣服緡錢隸軍籍

鮮卑 周隋世北歌與西涼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
汗之辭是燕魏之際鮮卑歌也後世惟琴曲傳胡笳聲
云

陳氏樂書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
其器千百煬帝分爲九部以漢樂坐部爲首外以
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涼與清樂并龜茲五
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濟南蠻東
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
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

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觀開
皇中顏之推上言今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
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
用邪由此觀之隋唐之樂雖有雅胡俗三者之別
實不離胡聲也歷代沿襲其失如此聖朝宜講制
作削去而釐正之實萬世利也

按明堂位言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周禮
韎師掌教韎樂韎卽昧也獨西戎北狄之樂不見
於經豈周之興也肇於西北而化行及於東南故
必俟東夷南蠻之樂盡入於王府然後足以言聲

教之遠被邪然觀隋唐所謂燕樂則西戎之樂居
其大半鄭夾漈以爲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清樂妙
舞未不自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
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爲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
然是固一說也愚又以爲自晉氏南遷之後戎狄
亂華如苻氏出於氐姚氏出於羌皆西戎也亦旣
奄有中原而以議禮制度自詭及張氏據河右獨
能得華夏之舊音繼以呂光禿髮沮渠之屬又皆
西戎也蓋華夏之樂流入於西戎西戎之樂混入
於華夏自此始矣隋旣混一合南北之樂而爲七

部伎所謂清商三調者本中華之樂晉室播遷而

入於涼州張氏亡而入於秦姚氏亡而入於江南

陳亡而復入北其轉折如此則其初固本不出於

西戎也

徹樂

周官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

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盤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

在荊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大怪異災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實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

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傀劉九靡反舊音怪

大札大凶大札大凶

大哉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也凶凶年也

若今體兵人亦言

魯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

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

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八叔弓卒去樂

卒事禮也

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與羣臣宴師曠李

調侍侍與君宴也燕禮記曰請旅侍鼓鐘樂作也燕臣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之叔禮賓入門

奏肆夏既獻而樂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怪之也杜闕獻君亦如之

蕢或作屠蒯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

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

言曩向也謂始來入時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

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知悼子在堂斯其

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

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太爾飲調

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

以飲之也言調食酒食褻嬖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

夫也非刃七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平

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杜蕢洗而揚

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

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

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

左傳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還六月卒於戲陽魏郡

縣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公之使人執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曰女

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

見前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

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女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曰汝為君目將司明

也職在外服以旌禮也旌表禮以行事事政事有其物

物類物有其容容貌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

歡會故曰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完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

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

曲禮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

琴瑟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禍喪病

陳氏樂書曰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

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

琴瑟小功至不絕樂蓋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

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

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

則不必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其將至

又可知矣若夫於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

之所棄也

又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

孟獻子禫架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

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架

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之加於

人一等而已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

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徒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邪不又於心誠已於善無樂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郝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姬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

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與散齋而散晉有司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不可陳於庭也於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對之曰散齋不

徐廣論曰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

會亦廢樂穆帝永和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
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
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
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行通婚嫁不
得作樂以一期為斷因新尚故制全不可刺效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
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縗麻以服元黃除吉駕凶
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擊虞以為葬
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
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薑丑介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

士喪禮葬有橐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
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
不致死之義臣子縗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
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
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
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
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眾子經無明據於義為
短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
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
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爲自古帝王相承雖生及有
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
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
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禮
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
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熊
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
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

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
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久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
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門祭酒范堅白事
云伏見每元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
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
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宜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晉符問章皇后雖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
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
叔向猶議之今宜不懸虔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
子蒙塵攝主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

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不懸鼓又臣風顛臣憂限鼓懸今天
晉征北將軍褚哀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
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
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
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
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
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卽吉經時雖
尊於萬國然於帝爲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
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爲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

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
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線麻
服在躬號哭無時鐘鼓歌籥之音實聞於內殿非禮所
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略輕崇重
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
鐘而不作前儀獻帝太平元平冬至前小會盡對公主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
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
之祭祭猶可廢况餘事乎冬至唯其羣下奏賀而已未
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

皇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以爲定制誠非羣下所得誚論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

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益無禮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卽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祇祔之後庶事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爲先今旣逾年理宜從吉若不隸習卽恐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

從之

代宗大歷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云去謂釋下也且知哀輕者釋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過密懸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諸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事輕宜懸而不作勅付所司

宋仁宗嘉祐七年祕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

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爲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以爲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爲歆神之始以血爲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

致神之始故曰夫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
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
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
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
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
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
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
尊卑欲依唐舊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
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
泰一及禮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

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
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冬至親郊在諒闇內音樂緣事神皆不
可廢於是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用樂外鹵簿鼓吹及
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鈺鼓
角而已詔可自後或有故則廢樂則用以爲例

高宗紹興十二年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明堂行禮宜
停罷奏樂受胙等事上亟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
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
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

金鉦鼓角而已卽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爲民祈福爲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斂五福錫庶民况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然後詔遵舊典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坿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事旣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孝宗初踐大寶立班設仗於紫宸殿備陳雅樂禮官尋請車駕詣太廟親行朝饗用登歌金玉大樂及綵繪宮架樂舞其於受終文祖之義有光而在前朝亦爲闕典獨鼓吹樂在仗內以欽宗喪制而遏音迨安穆皇后祔廟禮部侍郎黃中首言國朝故事神主亦祔係用鼓吹導引前至太廟乃用樂舞行事宗廟薦享雖可用樂鼓吹施於道路情所未安請備而不作續給舍詳議謂薦享宗廟爲祖宗也故以大包小則別廟不嫌於用樂今祔廟之禮爲安穆而行豈可與薦享同日語將來祔禮謁祖宗諸室當用樂舞至別廟奉安宜停而不用蓋用

樂於前殿是不以欽宗而廢祖宗之禮停樂於別廟是安穆爲欽宗喪禮而屈也如此則於禮順義允遂俞其請旣而右正言周操上言祖宗前殿尊無二上其於用樂無復有嫌然用之享廟行禮之日亦可而用於今日之祔則不可蓋祔禮爲安穆而設則其所用樂是爲安穆而用雖曰停於別廟而爲祔后用樂之名猶在也孰若前後殿樂俱不作爲盡善盡美無可議哉詔從之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

而可遽作樂乎上聽其言事遂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虜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爲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

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論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人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卽諭閣門行之陳公

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旣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爲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復奏殿陛之上忽忽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省會

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恭備員館伴當乞直
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既散齋決
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
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或謂前郊虜使
之來極恭順上喜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
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爲館職嘗移書政
府論之而不聽也至是用趙公之義始去樂論者
避之

而自趙公之奏必笑非以嫡因之曰而饋事天之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四十八



